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我們的環境往往在明眼人與視障者之間劃了一道界線。

從小到大的記憶中從來沒有接觸過視障者，對筆者來說，他們只有在電視上、小說情節裡才會出現。然而，當筆者逐漸對於特殊教育產生興趣之後，筆者開始不斷的在想，看不見的世界究竟是不是就像大家所說的一片黑暗，還是有其他不同的顏色？視障者是用什麼方式去學習我所學習的事物？那個世界和我們使用雙眼看世間萬物有什麼不同？用手指觸摸以及用耳朵聆聽所感受到的是什麼？他們在沒有看到自己面容之下，是怎麼認識自己的？當筆者接觸特殊教育之後，更想要深入視障者的生活，了解視障世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這是筆者現在之所以會進行這篇論文最原始的動機。

於是，筆者開始踏入視障者的生活，希望認識並了解他們的想法，相信這對於未來從事特教工作會是紮實的基礎。更希望，這篇關於視障者生活經驗的論文，將成為自己日後投身特殊教育工作的起點！

2002 年夏天，筆者認識了一位視障朋友，在簡短的聊天中，他透露出視障者在台灣的環境下，能獲取的資源相當的匱乏，無論是日常生活或是求學就業的過程中，他們都面臨許多困境。這一次交會，是筆者第一次實際和視障者面對面接觸。那時筆者突然感受到，看得見與看不見的世界之間，似乎還有一大段亟待瞭解與縮短的距離，視障者在台灣的生活與需求，和一般人的想像之間是有差距的，而這促使我想要瞭解更多關於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想法。

壹、視障者在台灣社會的現況

「被看見才代表存在於這個世界！」------侯約翰（曾秀鈴譯，2000，p.93）

整體而言，台灣地區的身心障礙者佔總人口數的 3.8%，其中，四萬多名的視障者僅佔身心障礙者人口數中約 5.33%的比例，相較於肢體障礙者(42.5%)，聽覺障礙者（10.65%）、多重障礙（9.70%）、智能障礙者（9.22%）以及慢性

精神疾病者（8.55%）等類別（內政部，2003），視障者可謂台灣少數身心障礙者中的少數，只佔全台灣人口數的千分之二左右。

是否因為如此，一般人少有機會與視障者接觸，而在特殊的政策制定之下，台灣的社會大眾往往只有在提到按摩以及海倫凱勒的時候，才會聯想到視障者？以筆者為例，以往雖然希望瞭解視障者的世界，但是周遭卻不曾出現、或是筆者不曾注意過任何一個視障者，然而，當筆者接觸到第一位視障者之後，不但開始結交一些視障朋友，自己在街頭偶遇視障者的次數也明顯的增加。台灣的視障者如同隱形在人群中，筆者的親身經驗，加上平時觀察周遭人和視障者之間的互動頻率，不禁令人想到，為什麼當視障者看不見世界的時候，而這個世界也看不見他們？

事實上，視障者儘管失去了視力，依然可以用其他不同的方式探索這個世界。然而，由於一般人和視障者之間的交流互動有限，多數人對視障者的認識有很大一部份其實是出自於自己的想像。這種「想像的理解」與視障者身處失明狀況所感受到的一切，其間必定有所落差，而且筆者相信這種落差並不小，並且中外皆然。

大體而言，台灣社會對於人與人之間體諒與尊重的發展速度，似乎跟不上社會的繁榮進步，社會仍然習慣以正常與不正常區分一般人與有特殊需求的對象，二者涇渭分明。而我們身處的社會環境，似乎位居於「正常」的多數，往往可以（也替別人）決定大部分的事情，例如教育方式、環境設施的規劃、所有資源的分配、社會價值觀、政策的制訂，甚至適合的職業、以及生活品質等。但是，這些植基於施政者價值觀下所做的決定，是否具備充分理解視障者的前提而符應他們的需求？

就此而言，政府所規劃經營的福利政策，其實更加證明了多數人對於視障者的誤解與漠視，從而發生導盲磚隨處可見，而視障者卻視為多餘，或是實施定額雇用制度，但視障者的失業情形卻未見改善的現象。

更尤其是台灣視障者在街頭行走的情形常可用「險象環生」來形容，當視障者走在尖峰時段的街頭時，周遭的人群擁擠雜踏，喇叭聲急躁地催促，視障者往往還來不及以手杖探觸眼前的路況，即被推擠著往前邁進，遇有階梯的路況時只有跌跌撞撞，甚至馬路上的車輛也常常在無預警的情況下與視障者擦身而過。一

名視障朋友即表示，他的手杖時常被機車、汽車碾壓，對方根本毫不在乎，壓過手杖後即揚長而去。

整體來看，視障者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會面臨不同程度的誤解與差別待遇，然而相對一些西方國家的情形，台灣社會對於視障者的尊重與理解仍嫌不足。蕭煌奇(2002)在荷蘭參訪時就發現，當地小學生關心的主題為視障者在學習音樂、生活以及求學過程中的經驗，而不是像台灣的孩子，對視障者提出為什麼失明、吃飯會不會有困難等令人尷尬的問題。

蕭煌奇還認為，台灣與荷蘭兩地的小孩對視障者的問題差異，正好反映出兩地教育方式的不同。他進一步指出，荷蘭的教育制度講求以一視同仁的態度對待視障者與非視障者，視障生和一般生在求學階段並不加以區隔，一起就讀普通學校，因此荷蘭的孩子自小就從生活相處中，瞭解如何對待他的視障朋友，而不會發生台灣小孩「把視障當智障」的情形（蕭煌奇，2002，p.175）。

貳、不同視障者的生涯經驗

大體而言，造就一個人生活現況的因素除了迥異的人格特質外，還有個人的養成背景，其中包括：不同的教育方式、生活經驗的累積、與外在環境互動的過程與結果、重要他人的態度等層面，這些在個人生涯歷程中的點點滴滴，都可能影響個人的自我概念，或是發展出不同的人生觀，進而影響處理與看待周遭一切事物的角度。

大衛哈特曼（David Hartman）被喻為百年來第一位盲人醫生，他認為每個人都有弱點，但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人，就是能化弱點為優勢的人。當他年幼時就勵志未來要行醫濟世，所幸當時擔任醫生的舅舅不但沒有阻止，反而不斷鼓勵他嘗試，而當初他在申請醫學院時被多所學校拒絕，旁人也抱持著「盲人唸醫學院是不可能的」的心態旁觀，然而他還是堅持被平等地對待，繼續完成他的夢想(林俊育譯，2001)。

盲人登山家艾立克（Erik Weihenmayer）認為，人生中處處都有頂峰，重點在於自己知道如何去看待。儘管失明讓艾力克感受到痛苦與挫折，但是卻沒有讓他陷入絕望中，他堅持自己的夢想，積極學習空中特技飛翔、長距離自行車、馬

拉松、滑雪等運動，變成擁有多項專長的運動家，並成為第一位登上世界最高峰的盲人（林俊育譯，2003）。

侯約翰（John M. Hull）是英國第一位宗教教育學教授，並曾擔任教育學院院長一職，他和後來逐漸失明的狀況抗戰了許久，最後終於了解延續生活的方式，就是學習和自己的失明共處，他以為生命最重要的是意義，失明並不會使他快樂，但也沒有擊倒他：「如果失明會將我擊敗，我也寧願胸部負傷而死，而不是背部受傷而亡」（曾秀鈴譯，2000，p.128）。侯約翰認為，將失明看做一個意外事件時，失明可以變得更有意義，而成為生命中的一部份，試著了解失明獨特的特質，才會為自己帶來信心。

台灣盲眼歌手蕭煌奇認為，既然已經失明了，就必須接受既定的事實，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是很重要的。他在啟明學校就讀的歲月中，不斷努力的朝音樂方面發展，最後不但自組樂團成為眾人皆知的歌手，而當他回過頭看自己一路走來的生涯歷程，發現自己比起身邊大多數的人，包括明眼人在內，活得更健康快樂，更能享受生活與體驗生命（蕭煌奇，2002）。

由上述國內外的例子得知，許多在不同職場上、教育背景、文化環境下成長的視障者，他們都各自擁有不同的生涯發展歷程，一樣會遭遇到起起落落。他們的際遇不一定全如多數人所想像的那般黑暗或沉重，其實同樣也存在輕鬆、積極的一面，許多視障者在各自的生涯發展歷程中，並沒有被生理侷限，反而努力讓自己生活的更好。無論是什麼樣的生涯發展歷程造就何種生活現況，若能了解這些視障者的生涯發展歷程與想法，往往對社會有振聾發聵之效。

參、進入現場

筆者在正式研究進行之前，曾經與一位重度視障者浚仔進行前導性研究的初步了解，發現他的教育背景、求職過程、以及外在的社會態度、政府相關政策、交通環境設施、重要他人的態度等方面，皆和他目前的自我概念、生活型態以及看待世界的想法有極為密切的相關，而其生涯發展歷程的確也和一般人的刻板印象有段差距。

例如浚仔為中途失明者，但是他在很短暫的時間內就立刻融入視障生活；而畢業於財經系的他，雖然現在從事視障相關工作，但是他仍然不斷在被拒絕中尋找一般競爭性工作，從這些生活現場發生的狀況可以得知，視障者的生活中和一般人一樣有喜有憂，而且和個體過去的生命軌跡一直連結在一起。

因此，筆者想要透過這項研究，了解台灣重度視覺障礙者所經歷的生涯發展歷程，包括他們的自我概念及其影響、所經歷的教育過程、求職過程，以及他們在台灣面對普遍的社會態度、交通設施環境、普遍的就業障礙以及政府政策所引導的外在環境時，究竟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想法與因應之道？

生活並非一成不變的苦悶，視障者亦有美好的生活經驗，無論是歡笑或是淚水，都是視障者生活的一部份，因此筆者也希望在研究過程中所做的現場觀察與真實紀錄，可以幫助一般人與其他視障者體會並瞭解，在同一個時空下其實存在著各種可能性，以及從這些可能性當中發展出來的各種生命故事。

就這樣，在 2002 年的夏天，筆者進入了從前所看不見的世界！

第二節、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動機，以下將本文欲發展之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圖做一說明。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是以台灣重度視覺障礙者之自我概念作為主要軸心，探討其自我概念的形成背景與影響，以及他們個人生涯發展歷程中的生命經驗，包括成長過程中所接受的教育、教育背景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求職就業之過程及其影響。另外，研究內容還包括他們在台灣所面臨的社會價值觀、職業選擇、就業障礙，與政府就業政策等外在環境的影響，以及他們對這些主題的看法與感受。

因此，本文發展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重度視覺障礙者的自我概念及其影響。

二、探討重度視覺障礙者的教育過程及其影響。

三、探討重度視覺障礙者的就業過程及其影響。

四、探討重度視覺障礙者對以下各層面的經驗感受與因應之道：

（一）社會大眾對視障者的價值觀與態度。

（二）政府相關就業政策施行狀況。

（三）交通、設施環境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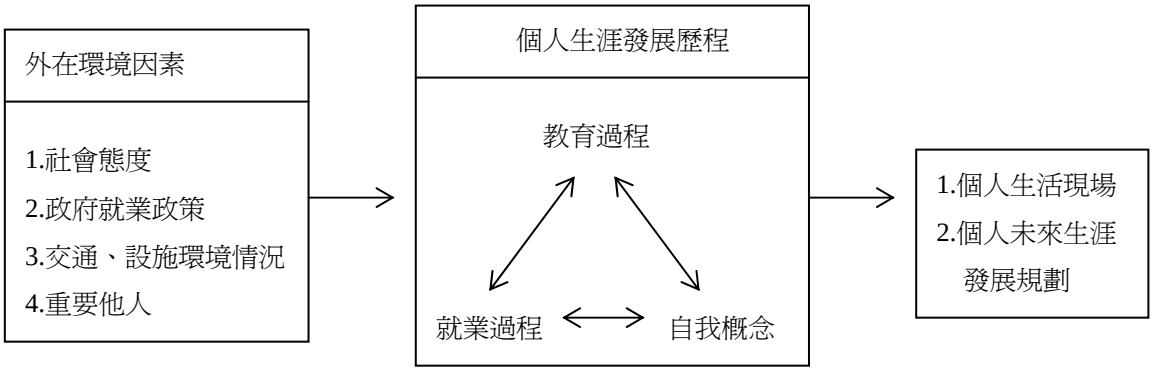
（四）重要他人的影響。

許多社會大眾對於視障世界常有過度的臆測，往往認為視障者的處境遭遇悲慘值得同情，或是執著於視力即是基本能力的迷思，從而質疑視障者的能力。無論是憐憫或是懷疑，其實都反映出許多社會大眾所認為的「視障世界就是黑暗陰鬱」的刻板印象，一般人如是認為，也有視障者本身也同樣掉入失明的泥沼，身陷其中而看不清自己的特質，甚至從而否定自己。

透過這樣一篇研究，而讓不同台灣重度視覺障礙者的想法與故事付諸於文字且被忠實的紀錄下來，重現個人的生涯發展歷程，不但可以讓一般社會大眾更加了解視障者的生活，破除他們停格在黑暗中的刻板印象，同時也能讓其他同樣處於失明狀況的視障者了解，他們的生涯規劃還有許多發展的可能性。

貳、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以下為本研究之主要概念架構圖，綜合探討外在環境、個人生涯發展歷程、個人生活現況以及未來生涯規劃之關係。



本研究的生涯發展歷程主要涵蓋教育過程、就業過程以及自我概念形塑的過程，而這大三部份分別交互影響，教育過程與就業過程在不同程度影響個人的自我概念的形成，而自我概念也會影響個體在教育過程與就業過程的自我選擇與自我決定；另外，教育過程和就業過程的關係亦密不可分，個體的教育背景、教育方式、甚至於學校的課程、教師態度都可能影響個體在就業上的發展與職業選擇，相對的，個體在就業過程中也會因為職業需要或是個人成長等因素，進而繼續接受正式或是非正式的教育或訓練。

再者，個體既然生活在社會脈絡中，自然而然會與社會維持某種程度的互動關係，這時社會態度、政府就業政策、交通環境設施及重要他人等外在環境因素將會對個人的整體生涯發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生涯發展是一連串連續的軌跡，每個人的生涯發展歷程隨時都在變動，而個體到目前為止所經歷的生涯歷程，不但會反映在個人目前的生活狀況中如現在的工作、解決問題的能力、生活型態等，而且對於個人未來的生涯規劃也會造成影響。

第三節、研究限制

以下就研究內容、研究工具等研究限制部份加以說明。

一、就研究內容而言

探究重度視覺障礙者的生涯發展歷程本是件龐大的工作，尤其生涯發展歷程涵蓋的層面相當的廣泛，且各層面的關係不但密切而且可能相互影響，然而基於研究目的，本文僅能就個案的自我概念、教育歷程、就業歷程以及外在環境如社會態度、政府政策、交通設施環境與重要他人態度等方面進行探討，無法囊括個人生涯發展歷程所有的層面，可能會疏漏部分影響個案生涯歷程之關鍵因素。

此外，雖然筆者希望盡可能地探究研究個案在特定主題的生命經驗，但是礙於人力、時間與研究經費有限，因此無法參與研究個案所有的生活現況，僅能就筆者能力所及逐一探討研究目的之範圍，使讀者對研究個案的生涯發展歷程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二、就研究工具而言

研究過程中，筆者主要是以紙筆、錄音機、以及少部分的攝影器材作為研究工具，但是就研究觀察部分來說，為紀錄研究個案之表情、動作、談話的語氣、甚至是研究期間，個案和他人或筆者互動的情況並非單用紙筆、錄音機或是少部分的攝影就能完成，反而是需要大量運用攝影部分才能夠完整紀錄上述觀察內容，但礙於經費與人力考量，這部分實難以完全達成。

第四節、名詞定義

一、重度視覺障礙者

本研究中所界定之重度視覺障礙者（以下簡稱視障者），係以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條與衛生署公告為依據，即個人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致使視覺器官之構造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治療後仍對外界事物無法或甚難做視覺之辨識，致使其參與社會及從事活動功能受到限制或無法發揮，並經由行政院衛生署以醫學方式鑑定兩眼市立優眼在 0.01（不含）以下者。

二、生涯發展

生涯發展是個人一生中有關教育、職業、以及其他重要角色的選擇、進入與發展（林幸台等，1997）。而張添洲認為，其中生涯發展涵蓋個人的教育、社會、職業各面向的發展，不僅如此，由於個人是生涯規劃的實踐與主體，因此個體的內在特質將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而影響生涯發展（張添洲，1993）。生涯發展不但是培養自我概念的歷程，相對地，自我概念亦將影響個體的生涯發展方向，二者相輔相成，而決定個人獨特的生活型態與自我實現的達成。

由上可知，生涯發展涵蓋教育、就業與個人內在特質等部分，基於此，本研究所指之「生涯」為個體之「自我概念」、「教育」以及「就業」，以這三大層面作為研究的主軸，探討重度視覺障礙者在台灣社會脈絡下的生涯發展歷程。